

东京行动

——“超级谍王”在东京



东 京 行 动

— “超级谍王” 在东京

春舒 尚家泰 张黎明 编译
育伦 校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 9 9 2 年 • 哈 尔 滨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刘福文

封面设计：徐小丽

东 京 行 动

Dongjing Xingdong

——“超级谍王”在东京

刘春舒 尚家泰 张晔明 编译

王育伦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肇源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肇源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0 12/16

字数：220,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7-207-02227-1/K·217 定价：4.70元

内 容 提 要

三十年代中期，世界著名战略间谍、“超级谍王”里查德，完成在中国蒋军大本营的谍报使命，秘密潜入日本。以一个德国新闻记者的身分，联络旧友、近卫首相顾问尾崎秀实，组织了一个谍报网——“拉姆扎”小组。他们利用特殊身份，打入德国驻日使馆、日本内阁、日本军部等首脑要害部门，历经八年，获取了大量日本和德国的核心机密和战略情报，出色地完成了世界情报史上的最大一次谍报行动。在他们已经完成任务、准备撤回时，谍报网被破获，小组成员全部被捕，并引发了日本政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最大一次政治危机——近卫内阁倒台。“拉姆扎”小组的成员被日本警察秘密关押在黑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将迎来光明时，小组首脑舍身取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东京行动》详细描写了这次谍报行动的始末，披露了二战期间德、日、苏、美、中等国家许多鲜为人知的政坛秘

目 录

第一章	秘密潜入	(1)
第二章	组织谍报网	(31)
第三章	记者尾崎和画家宫城	(66)
第四章	研究日本	(85)
第五章	武官欧根·奥特中校之谜	(99)
第六章	尾崎成为首相的顾问	(134)
第七章	艰难的战线	(152)
第八章	东京街上的枪声	(186)
第九章	近卫执政	(218)
第十章	打入使馆	(249)
第十一章	在“奇特”战争的岁月	(272)
第十二章	“拉姆扎”的辉煌功绩	(285)
第十三章	舍身取义	(313)
后 记		(335)

第一章

秘密潜入

客舱的隔板在有节奏地升降。床上暗红色的天鹅绒幔帐悠荡着。太阳穴闷得酸痛。衣服上布满了一层薄薄的盐霜。

佐尔格透过紧闭的舷窗看到了一片黑乎乎的海面，浪花起伏，泡沫飞溅。地平线的尽头掀起了层层巨浪，相距很远，并不令人惊恐，可是转眼间变成了许多幽蓝色的山脊直奔船舷扑来，向上甲板倾泻而下，并发出隆隆的声音。

台风已经肆虐了三天三夜。它生于遥远的南方，几乎是在夏威夷群岛附近，急剧扫过太平洋，掀翻和淹没了许许多多小型船只，接着又突然转向北方，切断了由温哥华通往横滨的航道。旅客们已被禁止在上甲板露面。

在青年时代，佐尔格曾写过诗。他的形象比喻的思维习惯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消失。他怀着一种淡淡嘲讽的情调思忖着：这场以温柔的女人名字贝蒂命名的狂暴的台风，也许会成为他在日本生涯的独特序幕。

现在，虽然一望无际的、被旋风搅浑的长达数百海里的水

域割断了他和整个外界的联系，好象被焊在钢板小舱房里，但是是一种模糊不清的忧虑仍然在缠扰着他。在横滨港，等着他的是什么呢？是手铐？是监狱？……

该死的希尔盖尔！在这个希尔盖尔——肯定是个纳粹间谍——没出现以前，一切都很顺利……他正在仔细端详着佐尔格的面孔！

“佐尔格博士，我们在莫斯科见过面，三、四个月以前，在大剧院。”

当时多亏佐尔格沉着冷静才应付过去。

透明的蓝色的巨浪在眼前不断地高涨，庞大的船体大幅度地左右摇晃，皮箱从客舱的一个角落滚到了另一个角落，但佐尔格却毫无察觉。

他极力回忆在柏林最后那个夜晚所发生的详细情况。

是的，他在柏林的事情办得都很顺利，搞到了去日本的一切必要的证件。这是两个身居高位的纳粹分子——瓦尔特·丰克^①和卡尔·伯麦尔帮助办妥的。还在法西斯没上台执政以前，佐尔格就结识了丰克，虽然没有见面。当时，丰克在主编德国金融家的机关报《柏林交易所日报》，佐尔格有时从中国寄一些自己写的通讯稿给这家报纸。丰克对中国的异邦风情不太感兴趣，他要求驻上海的新闻记者报导中国的经济生活方面的消息，并收到了这方面的稿件。因此，他也就记住了里哈德·佐尔格，他们一见如故。可是这时丰克已不

^① 瓦·丰克(1890—1960)，德国纳粹党人，经济学家。曾任经济部长、国家银行总裁，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被判处无期徒刑，后被特赦。

再编辑《柏林交易所日报》，尽管他还在继续做它的靠山。他成了希特勒的经济顾问，领导经济新闻处，成了垄断组织，其中包括实力雄厚的法本化学康采恩在纳粹党领导内的代理人。

他是个矮胖子，大秃头，有一对总是睡不醒的眼睛，看上去对人和蔼可亲，但佐尔格却立刻感到了有只手已经死死地抓住了他。

“《柏林交易所日报》将派您常驻东京，”他对佐尔格生硬地说，“这件事由我来办。我们需要日本的情报。不要那些廉价的异国风情，需要的是日本人的情绪，他们对同我们结盟的态度，经济、政治、武装力量在国外政策中的作用，同美国和英国的关系……”

一切都说得很明确。佐尔格轻松地喘了口气：他对丰克本人并不感兴趣；希特勒的经济顾问要求为他提供关于日本的非官方情报来源。丰克会热心地为佐尔格尽力，保证他打入冯·牛赖特^①的外交部，打入戈培尔的宣传部。事情进展顺利：丰克向新闻处长卡尔·伯麦尔推荐了佐尔格。伯麦尔被认为是戈培尔的左右手。伯麦尔在任何情况下都竭力使所有的外国和德国的记者相信这一点。佐尔格一眼就看出了他不稳定的性格：爱吹牛，好饶舌，为了一杯白酒会出卖他接触到的任何国家机密。无论是丰克还是伯麦尔以及他们的纳粹战友——他们这些人刚刚上台执政，正处于一种独特的狂热之中。他们每个人都想在世界舆论面前显示自己是重要人

^① 牛赖特(1873—1956)，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之一。1932—1938年曾任法西斯德国外交部长。

物，于是在戈培尔的“部”和里宾特洛甫的“处”之间，为了扩大各自在新闻界代表中的影响，展开了一场真正的斗争。事情闹到了两家都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在自己的部里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记者不知道应该孰先孰后，只好作出巧妙的安排，同时参加两个招待会。

佐尔格也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既属于法西斯党专门的对外政策机构里宾特洛甫的“处”，又要属于戈培尔的宣传部。卡尔·伯麦尔告诫他：搞好平衡，万无一失。

佐尔格回柏林带来了许多“贵重的”中国纪念品：明朝的细瓷花瓶和浅绿色玉石、珍贵的古式国粹版画、象牙雕刻像和青铜制品、彩绘盘子、丝绸刺绣画卷、红漆的雕刻小饰物，甚至还有万里长城上的石头。他慷慨地把所有这些礼品都分赠给了两个部的官员们。最贵重的礼品通过那个伯麦尔转送给了戈培尔、里宾特洛甫、鲍列、丰克。佐尔格知道：法西斯的上层官僚们对无论什么样的礼品都是来者不拒的。何况这都是异国的新奇之物，给他们妻子的漂亮的折扇和红漆托盘。

他想使他们确信：佐尔格博士是刚从上海回到祖国，以此证明对新政府的忠诚。可他现在又要匆匆返回远东，去日本，因为他已决定献身于研究远东各国，研究它们的经济、政治。他是个热心者，应该得到大力的支持，因为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以前在汉堡大学论文答辩的题目是：《德国消费同盟中央协会的帝国税率》），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日本本质。希特勒分子当时竭力要使日本成为自己的同盟者，但对他们来说，大和民族国家暂时还是“自在之

物”，来自东京的情报甚少，关于日本经济的严肃著作几乎没有。

对此佐尔格完全清楚，于是便竭力地表现自己是熟悉远东各国的真正行家。在这方面他无需做出特别努力，因为他在中国生活了三年，深入地研究过这些国家。

卡尔·伯麦尔是个具有浪漫主义性格的人，他对一切不可思议的、神秘莫测的东西都感兴趣，因此他紧缠着佐尔格，让他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讲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宝塔、天坛、万里长城。佐尔格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和日本话，这在伯麦尔看来几乎是奇迹。佐尔格博士还会讲英语、法语、瑞典语，还有其他几种语言也说得同样流利。

佐尔格用车拉着伯麦尔和他的记者朋友们上餐馆，请他们吃饭。有一次，伯麦尔带着神秘的表情问：

“你去过阿洛伊斯酒吧吗？”

“这个酒吧有什么名气吗？”

“是希特勒的弟弟阿洛伊斯开设的。元首一直不得意自己的弟弟，可又毫无办法。阿洛伊斯曾因盗窃吃过多次数官司，这可是绝密。”

伯麦尔说的一切都是“绝密”的。

他们乘车来到柏林市郊，在元首弟弟贩卖巴伐利亚啤酒和白酒的酒吧里，醉醺醺的伯麦尔兴高采烈地随着佐尔格按日文谐音唱起字母歌。

歌词富有哲理意味，甚至使伯麦尔感到忧伤。翻译出来的意思是：

色泽正在变淡，香气正在消散。
这个世上什么能牢固、长远？
时光在生活的深处悄悄流逝，
象人们头脑中的模糊梦幻。

“这可不是字母歌，而是富有哲理的格言！”他赞叹。

“用俄文唱就简单了：字—母—带—领……”同他们一起结伴游览的德国报界垄断组织的元老弗里德里希·济布格笑着说。他身材魁梧，仪表庄重，和善可亲。“我横穿过俄国，很了解它。佐尔格博士，您从来没到过莫斯科吗？”

接着，他用不地道的俄语说了几句俏皮话，并抑制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愉快的笑声同时也感染了别人。

弗里德里希·济布格是德国最有声望的《法兰克福报》新闻记者。

“我读过您在《柏林交易所日报》上发表的上海札记，”他以保护人的语气说道。“写得不错，您很快就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国际问题记者。您很敏感，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您是一位社会学家，佐尔格博士，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人们称我为修辞家。当然，这是对一个记者最好的赞誉。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什么是修辞，记者的修辞——就是他征服读者的一种意志的表现。您有一种强硬的修辞风格。您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人。我由衷地羡慕您。在我们的时代，靠花言巧语是吸引不了谁的。培根曾经说过，语言中的严谨高于华丽。您在东京大显身手吧，我会尽力让《法兰克福报》

的编辑们注意您这位人物的。喂，这可是国际舞台，是很光荣的。”

弗里德里希·济布格的名字是举世周知的。在苏联人们也知道他。1928年5月，佐尔格在莫斯科曾见过他：济布格曾乘“马雷金”破冰船去北方参加寻找和救援意大利极地探险队的工作。在经过冰天雪地中英勇的远征并救援了八名意大利人之后，济布格曾写过许多关于苏联极地探险人员情况的文章，赞扬了他们的勇敢和丘赫诺夫斯基飞行员无与伦比的大无畏精神。这是济布格记者的黄金时代。现在他已转而为纳粹分子效劳，成了他们的新闻掮客，如大家所说，当了走狗。若是他们在别的国家见面，佐尔格当然是不会向他伸出手来的。他会蔑视地转过脸去，但在这里，在柏林，不得不向他亲切地微笑和佯装赞扬他修辞家的天才。法西斯分子——修辞家……有济布格做靠山真是太重要了。必须使这个纳粹骗猪为我工作。

在离开柏林之前，佐尔格还是按照那个卡尔·伯麦尔的建议在新闻俱乐部举行了告别宴会，招待记者和外交部及宣传部的官员们。客人的名单也是伯麦尔帮助拟定的。他还建议邀请希尔盖尔。对里宾特洛甫的这位宠儿是不能轻视的，他很有用处。对佐尔格来说，横竖一样。他不认识希尔盖尔，不过这姓好象在什么地方听到过。

佐尔格感到有些惊讶的是，戈培尔、丰克还有管理侨居国外的纳粹党党员的鲍列，也“不拘礼节”地来参加了这次“壁炉”旁的聚会。他们都穿着黑色制服，袖子上带着法西斯分子的党徽。他们以希特勒的方式互相敬礼：向上抬起右

手，用普鲁士的方式急促地鞠躬问候。佐尔格觉得这一切似乎都是在梦幻中进行的。假如这些老爷们知道，他们在给谁饯行！在桌首，微笑地坐着苏联的侦察员，右边——纳粹政府宣传部长，左边——希特勒私人经济顾问，稍远点——愁眉苦脸的地缘政治学家、退役少将卡尔·豪斯霍费尔^①。丰克、戈培尔、鲍列、济布格、伯麦尔——五光十色的法西斯精粹们，他们在希特勒办公室的沙发上都有一个“特权”位置。据说，希特勒已迁居到从前俾斯麦生活和工作过的宫殿里。戈培尔默默地坐着，因为他个子矮，爱说俏皮话的人叫他“小不点儿察赫斯”。他只问了问佐尔格，如何评价《满洲国经济发展》的日本纲要。宣传部长说话的声音柔和悦耳。他细心地听着，没有打断过佐尔格的谈话。看来，他很满意佐尔格的回答，张着流露着嘲讽意味的大嘴笑起来，并说道：

“我们应该促进德日两国的相互理解，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

戈培尔比希特勒年轻五岁。喝得微醉的卡尔·伯麦尔一本正经地秘密地告诉佐尔格说，戈培尔要比希特勒聪明五倍。戈培尔在谈话时总是强调，他是哲学博士。胖子戈林羡慕地说过，他也想成为哲学博士。后来他竟自己给自己授予了这个学位！

丰克和豪斯霍费尔将军在谈话。佐尔格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几句话：

^① 卡尔·豪斯霍费尔（1869—1946），德国地缘政治学家。

“想一想，英国在中国投资额占第一位！……将近十五亿美元……而我们呢？……”

“我认为中国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个有巨大潜在能力的市场……可是在那里会同日本人发生冲突。”

这时，希尔盖尔出现了。他还没有完全进来，两只眼睛就盯上了佐尔格的面孔。他矫正了鼻梁上的夹鼻眼镜，然后面对大厅大声说道：

“看来，我没弄错——我们在莫斯科见过面，佐尔格博士。三四个月以前，在大剧院，《巧巧桑》^①，您领着一位女士。是她引起了我的注意。要知道，我可是个爱讨好女士的人。

佐尔格吃了一惊。大剧院，巧巧桑，卡佳……这个希尔盖尔对人有极好的记忆力。那时他同卡佳刚刚结婚，为了纪念这件大事到大剧院看戏。

大家都沉默了，转过脸看着佐尔格：佐尔格到过莫斯科？！

“希尔盖尔是俄国通，”卡尔·伯麦尔解释说，“博士，如果您懂俄语——我相信您是懂的——我们的朋友会成为您愉快的交谈者。他俄语说得很好，就象说本国话一样。他是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馆经济问题的常任顾问。”

“我很高兴同您认识，希尔盖尔博士，”佐尔格竭力控制自己，镇静而有礼貌地回答说。“但很遗憾，我还没有学会俄语。我幻想去莫斯科——想摸一摸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经济脉搏，它的成就是不是象报纸上吹嘘的那样伟大。此外，

^① 《巧巧桑》，为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所作的著名歌剧。

前不久，三个月以前您忠实的仆人在离开上海时，打算横穿整个西伯利亚。唉，没得到允许。我只好给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狄克森先生发封电报，也没有得到答复。”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希尔盖尔喊道。“狄克森在二月份就被召回国了。据说，他要去东京当大使。”

佐尔格由于意外而感到窒息：狄克森去东京当大使！看来越发困难啦。狄克森大使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大概早已听说过佐尔格。德国大使馆的特务曾经不止一次地混进当时佐尔格领导的德共党员的俱乐部。他感到，好象有个隐蔽的敌人已在象棋盘上走了两步，想把他逼得走投无路。

“在东京您会时常同狄克森见面的。他是非常好的人，出色的外交官，”希尔盖尔说道。“但不管怎么说，我仍然摆脱不了我们似乎见过面的印象。”他又重新用他的一双浅灰色的、冷冰冰的、在夹鼻眼镜下显得更大的眼睛探寻地端详着佐尔格的面孔。

“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折磨自己了！”佐尔格面带笑容地回答道，“我们的确见过面。”

“在哪儿？”

“在慕尼黑。前不久我去那里看望过哥哥。他象我一样是个经济学博士，不过并没因为是博士而妨碍他经商。您可知道，他说了什么？‘你必须同《地缘政治学杂志》的编辑豪斯霍弗尔教授，我们家的朋友认识一下’，”佐尔格向豪斯霍弗尔将军投去了调皮的眼神。“这样，我同哥哥就乘车去了《地缘政治学杂志》编辑部。在那里我们同您见过面，希尔盖尔博士。当时，您正在忙着什么事，与奥布斯特先生

谈话。”

“是的，当时我没有给你们相互介绍，”豪斯霍弗尔将军用刺耳的声音接话说。“谁能够想到，我们大家会在这丰盛的餐桌上见面呢？！顺便说一下，希尔盖尔先生，您写的关于俄国的文章我已交去排版。”

希尔盖尔手按在胸口上鞠了躬。他象大家一样身穿黑色制服，袖口上带着纳粹党的党徽。后来，他仍然以怀疑的目光不时地看着佐尔格，擦着前额，极力想回忆起什么，直到晚宴结束。最终，他毫无指望地挥了挥手，接着一口气干了一大杯萨尔啤酒。

现在，在大洋中，在闷热的客舱里，该来猜测一下：希尔盖尔挥手是真的就此了结，还是仍然对佐尔格本人感兴趣，已经去翻寻警察局的档案了呢？档案能够告诉他很多关于佐尔格的事，很多……

他坐在床上，软弱无力，汗流浹背，倾听着大洋波涛的轰鸣。头脑昏昏沉沉，意识朦朦胧胧。不想思忖，不想回忆。但危险的感觉并没有减弱，迫使他分析自己不久前所走的每一步，斟酌希尔盖尔、戈培尔、丰克、鲍列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是的，现在，当他即将接近目标的时候是不允许疏忽的。绝不允许。事业有可能失败，他为了这一事业不顾生命危险，途经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前往日本。这是一项很伟大的事业，极其重要的事业。可以说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命运。除佐尔格以外，今天再没有任何人能够顺利地完成它。在中国三年的工作为他执行这项任务做了准备。三年来，他好象

已经成长起来，并深深地扎根在亚洲的土壤里……

经过法西斯德国前往东京的危险路线是他自己选择的，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提出过几个方案。但他俩都明白：只能有一个方案。这一方案或者导致迅速失败，或者获得彻底成功。

当时情报机关的负责人别尔津谈了什么呢？

佐尔格想象着老头子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的样子。他的前额很宽，两边光秃，在曲曲弯弯的眉毛下面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眯缝着的眼睛，薄薄的双唇微带讥讽。佐尔格露出了微笑。他们相互产生了好感，产生了吸引力。佐尔格很喜欢别尔津谈论问题的方式。他大声地阐述自己的每种想法，尽量使交谈者相信他的想法是对的。可一旦交谈者被别尔津的逻辑力量所征服并同意他的结论的时候，老头子又会突然开始论证相反的结论，也同样令人信服。他的思路是依据所谓“非此即彼”的道理发展的，他研究无数个方案，同时要毫不吝惜地摒弃似乎是最佳的方案。

“这不合适！为什么？即使一切都合乎逻辑，可在情报工作中没有一成不变的‘铁的’公式。‘铁的’公式是陈规旧套。概率对我们更加适宜。勇敢的开场等于一半胜利。”

他一贯遵循这些原则：勇敢，再勇敢，果断行事！他富有幽默感，喜欢重复歌德的话：“新真理最受旧错误的损害。”他在执行任务时，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只能给侦察员确定一个总的工作方向。“至于其他问题，只能见机行事了……”